

異 遇



● 倪 廣 茂

曾祖母已經九十多歲了，她除了聽力不太好外，無論是視力、牙齒、身體都還非常硬朗，在南部的一個小漁村裏幾乎住了一輩子，在她八十多歲時，曾祖父過世了，從我出生至現在，只看到她在那時哭過一次，她常常對我說：「記住，無論碰上任何事，都要冷靜的咬緊牙關。」曾祖父在生前是那個漁村的村長，德高望衆，很受村人敬重，在出殯時，全村村民都參加了送殯的行列，在這個日子的前幾年，父親已帶著全家到台北和祖父一起從商去了，

曾祖父的後事料理完畢後，祖父及父親都希望曾祖母賣掉曾祖父的漁船公司，一起到台北接受他們的奉養，可是她卻堅決的搖頭，因為她自認還可以掌理公司，還可以養活自己，倒是希望我們這幾個曾孫子、曾孫女能常常去看她。

小時候，我們一起住漁村時，曾祖父極為疼愛我們，對我們幾乎是有求必應，有時他外出至別的城鎮辦理業務，回來時，一定會帶好吃的東西和新奇的玩具給我們，他還有滿肚子

的學問，閒暇時常常和我們一起讀書，雖然他的國語不很標準，但是那種認真的樣子，連我們都禁不住的佩服，他也常把所收藏的各種古董、字畫拿出來觀賞，自然不忘把我們叫到旁邊把那些典故再重述一遍，可是我們幾個卻常常在底下互相扮鬼臉，根本沒有去注意聽。

搬到台北後，除了信件外，我們幾乎都沒有再看到他們，再加上曾祖父的公司忙，父親的公司也忙，尤其最近台灣經濟快速成長，似乎大量的金錢傾瀉而來，由不得你不得不接，而我也由國中進入高中，曾祖父是在我高二那年過世的，後來再經過十萬人的競爭，我也和姊姊一樣順利的考取了大學，由成功嶺下來，尚有一段短短的假期，每天待在家裏無聊的不知要作什麼，只是公式化的吃飯、睡覺、看電視，這時曾祖母卻來了一封信，要我們幾個曾孫子女去陪她幾天，順便替她辦些事情，但姊姊在工讀，弟弟已開學了，父親自然要我去了，爲了在那裏行動方便，所以先把摩托車托運過去，然後買了一張南下的火車票，開始去渡我的假期了。

在火車上正打盹時，卻不經意的聽到隔壁那位青年的收錄音機在氣象報告，說有一個強烈颱風今晚將由台灣南部登陸，這一聽不禁的大吃一驚，本想轉回台北，但又想到曾祖母一個人可能還在等著我，只好繼續南下，可是風雨愈來愈大，豆大的雨點打在車窗上，聲音非常的響，而車上的旅客也變的寥寥無幾，連服務生也忘了來添茶，如果在台北這個時候我早已吃完了晚餐，而正在那裏看小說或電視。

火車又輕輕的滑入了一個小站，擴音機裏響著：「各位旅客請注意，××站已到。」我提起背包由月台走了出去，一看錶已經十時多了，風雨似乎更大了，而且夾雜著風猛烈的怒

吼聲，幸好摩托車已運到了，否則非在車站內過夜不可。

騎上摩托車，穿越市區時，兩旁的商店都大門緊閉，整個街上都沒有車輛而顯的特別空曠，實在無法想像平常是一個繁華而且擠滿了人潮的夜市，同時我也注意到，有些街道已經被拓寬了，兩旁也建了許多新的大樓，整個變得我差點認不出來，也許都是由於經濟的快速成長所造成的吧！緊接著便要穿過一個山區的路才能到達漁村，至此路旁已沒有一些燈光了，天空也更顯得漆黑，雨水沿著臉不斷的流下來，弄得我眼睛幾乎無法張開，而且冷得我直想打哆嗦，而路邊的樹正隨著風劇烈的搖擺著，看起來好像正對我張牙舞爪，本想加足馬力早點離開這山區，但是看到另一邊的山底，又想到天雨路滑，爲了安全起見，只好仍然緩慢的進行，但心中又著實有些害怕，只好藉大聲唱歌來企圖解除它，但是過了一會又不敢唱了，也不知道是山谷的回音還是怎麼回事，我總覺得好像有人在跟著我唱似的，弄得我汗毛直豎，額頭不斷冒冷汗，走著走著，我突然震了一下，猛然利車，心想不對呀！剛剛好像看到另一條叉路，只好再調頭回去看那叉路口的路標，卻讓我大所失望，除了速度限制及一面反光鏡外，再無其它的說明，我努力回憶是走那條路的，但是卻一點印象也沒有，停在那裏，耳朵聽到的儘是風的吼聲，以及海水猛烈拍打岸邊的岩礁聲，記得曾祖母以前說過，颱風期間，這條路常有山崩情形，突然摩托車熄火了，才覺得這下真的糟了，在車站時居然忘了加油，幸好還有一點備用油，但是必須選擇一條正確的路直達漁村才可，否則，……，我是一點都不敢去想像。

在這種進退不得的情況下，我急得眼淚快

掉下來了，剛巧我抬頭張望時，卻發覺一個人騎著一輛老式的機器腳踏車，往其中一條路走去，那人穿著白色的襯衫，只帶著一頂斗笠，連雨衣都沒有，背影似乎有點像曾祖父，但轉念一想曾祖父早已過世了，他一定是漁村裏的人，而且一定是回漁村去，所以我立刻加足馬力，想要追上他，和他一起往漁村，但奇怪的是無論我怎樣加油卻和他仍然保持同樣的距離，而且他卻一樣的不疾不徐，猛按喇叭，他也不回頭，而且明明記得那種老爺式的機器腳踏車絕對不可能跑得過我這台BMW五百西西的摩托車，我甚至扯起喉嚨大聲喊，他卻理都不理，模糊的印象中只知道他帶著我走過了幾個驚險的彎路及一個巍巍欲顛的小橋，我努力的張大眼睛，生怕會失去了他的踪影而再度陷入危境中，這時遠遠的可看見漁村的燈火了，我禁不住的想要歡呼雀躍，前面卻傳來一陣緊急剎車聲，我嚇了一跳，也跟著剎車，立刻一陣轟隆聲，一塊大石頭及一堆泥沙由上面的山坡滑下來，這塊大石頭正好落在我和前面那人之間，登時我全身冒出一陣冷汗，若剛才繼續走，恐怕現在已躺在那塊石頭底下了，好不容易，把車子推過了那堆沙石，卻找不到那個人了，不過沒關係，因為漁村就在眼前了。

進了村內，家家戶戶都門窗緊閉，整個村子都黑漆漆的一片，而曾祖母的住處卻燈火通明，她老人家早已在大門口等我好久了，看到我來了，不顧那傾盆大雨，跑出來緊緊的拉著我的手，又埋怨我不該冒險前來的，同時吩咐管家把我的車放好，進入屋內，她找了些乾衣服幫我換好，又親自煮了一大碗薑湯看著我喝下去，才放心的笑容滿面，並詢問我是如何來的，「好險呀！」我驚魂甫定的說：「幸好一位村民帶領著我才找到的。」然後一五一十的

把全部情形告訴她，但我發覺她面色凝重，待我說完卻見她淚流滿面的說：「那個人不是別人，是你曾祖父。」乍聽之下，我張口結舌的楞在那裏好半天，才結結巴巴的說：「怎麼可能？曾祖父不是已過世好多年了。」曾祖母擦乾了眼淚，緩緩的對我說：「孩子，你曾祖父還在世時，他對這個漁村充滿了愛心，不但替村民爭取到了許多福利，同時又設獎學金幫助那些清寒的漁民子弟，而且每至颱風來時，不管風雨多大，都要騎著那輛，也是全村中唯一僅存的一輛機器腳踏車到堤防及港口去巡視，許多人以危險來勸阻他，也有人建議他換輛汽車比較安全，但是你曾祖父是個念舊的人，他還是一直把那輛機器腳踏車保養的很好，在那時他也會帶一些迷途的遊客到村中來避風，一直到過世以後，每值颱風，偶而我也會聽到某些村民傳說在堤防及港口看到曾祖父，剛開始我也一樣不敢相信，後來看到了一樣東西才相信的，我可以帶你去看看。」曾祖母帶著我穿過重重的廂房而來到一個堆放舊物的倉庫，打開庫門我被眼前的景象給嚇住了，一輪機器腳踏車靠在一邊，但是卻濕淋淋的，車輪上甚至還沾了些泥巴，曾祖母摟著我說：「不要怕，他是你曾祖父，確實是曾祖父救了你。」想到以前一直最鍾愛我的曾祖父，我再也忍不住而抱著曾祖母痛哭。

第二天，風平浪靜，整個漁村又恢復了往昔熱鬧的場面，曾祖母和我準備了一些鮮花蔬果，到山頭面對大陸曾祖父的墳上祭拜，冥冥之中我總覺得似乎看到曾祖父在摸著他那花白的鬍子對我呵呵的笑著，回到曾祖母家中，我信步走到倉庫中，卻又呆住了，那輪機器腳踏車上厚厚的一層灰塵，車胎扁扁的沒有一點氣，至少有兩、三年沒有人騎過它了。

吟開春明

韋

又是新的一年，開學的第一天，吃了一頓好早點，呵了滿面的霧氣，一切都變了，只有鹹豆漿的味道依舊那麼引人。

看了、聽了畫眉，為何心中不如想像那麼舒服！

當主人意氣揚揚地訴說畫眉的本領，吸了一口水後，牠忍不住一聲高吭過另一聲，樹梢上頓時靜悄悄的，溪雲也凍結起來，這是牠的驕傲吧！春天却忍不住悲傷起來！有些快樂是不能分享？還是不懂分享？

「人生至此，天道寧論」，接到Z的信，心中陷入怨愁無助的深淵，肝炎與肝癌，我們的精神與肉體無時無刻不在接受挑戰，在培養皿上畫了十字架，翌日菌落滿滿地貼在架上咧開兩排利齒。

把日子轉了三百六十度，雲破天開，該走、該放下時，一絲帶不去，還是面臨死神做一個勇士。

在信末附了四句蘇源的詩：「人世悲傷觸處多，迴心祇樹欲如何。龍華會上稀兒女，縱得無心懶放歌。」

無意中，把「歌」拉得好長好長……

「日子不再停留，只有光陰造成一種似錯非錯的感覺。」

「你一定要記得：在追求愛的過程中，千萬莫再哭泣，並不是每一段都有玫瑰的芬芳。」

「人不過是在『無常』中追尋『常』的道理，好縱逸樂到最後必為『無常』的犧牲品。青春並不是輕薄得可以任性拋擲、追逐。」寫完了這些，我滿足地握筆望著天邊……

準備著，把自己的感情再調得適度，讓弦不鬆不緊地拉著，讓樂音輕輕地滑過，在夢中期待另一個夢……直到有一天，我們不得不遠離。

因為我知道春天曾來過，今日恰似昨日，在我把杜鵑別上的一刻……